
第一場 討論

主持人：黃柏棋（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）

【金森修教授】 我想對池澤先生的論文發表一下自己的感想。

對於池澤教授所介紹有關美國的生命倫理學，在六〇年代末期美國開始形成了生命倫理的觀念。但在生命倫理學形成之前，對大多數人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工流產的問題。例如基督教舊教、新教、猶太教等，雖然都是西方宗教，但對人工流產的問題，都有不同的見解。因此在美國形成生命倫理學的過程中，基督教的神父或神學者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。誠如池澤教授所說，此種情況到了八〇年代開始有所變化，許多的經濟學者加入了生命倫理學的領域當中，提出了醫療經濟的觀點，也開始研究「代價」和「回報」之間的關係，同時，形成之初發揮了很大作用的神學者也在這樣的轉變當中，其影響漸漸淡化了。因此，池澤教授所提出的，美國的生命倫理學是非宗教性的，這樣的理論並沒有錯，但還必須更細微的探討其根源的問題，以上是我的感想。

【池澤優教授】 非常感謝金森教授精闢的意見。

【問題】 我想請問池澤教授，我很贊成池澤教授所說，中國社會政策造成的生死觀。在二十世紀的六〇年代後期，中國大陸採用了共產主義，在此體制下因而禁教。因此，他們的生死觀可說是受到社會文化所影響，而不能說是宗教造成的生死觀？

【池澤優教授】 關於這點，應該要從我的論文中，如何對「宗教」及「宗教性」這兩個詞做解釋跟探討來切入。我對「宗教」一詞的概念非常廣泛，這也是我在論文中不僅使用「宗教」一詞，也使用「宗教性」一詞的原因。對於「宗教性」一詞，雖然我也無法給予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。所謂「宗教性」，可以從佛教、道教等宗教上的思維來思考，而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看，儒教也可包含在內。從更精密及廣義的角度來看，共產主義的無神論，也包含在「宗教性」當中。我是在此前提下，使用了「宗教性」一詞。

【蔡彥仁所長】 非常高興閱讀到池澤教授的論文。若我的理解無誤，池澤教授是將中國傳統的「天」的概念，以及現今中國的集體主義、民主情緒結合現在所討論的生命倫理概念。誠如剛才所提到關於「宗教性」一詞在宗教學中的定義，各方學者皆有不同的看法與爭論。我個人認為對於中國傳統的人文特色，例如剛才所提的儒教，甚至現今的共產主義，若從宗教性的角度來進行研究與討論，是非常有意義，也是非常值得開拓的領域。在西方，從早期的宗教社會學者，如涂爾幹，從這方面來討論社會集體認同所形成的宗教概念，是一個可以加以探討、比較的切入點。希望關於此問題能繼續討論，這是我個人想法，謝謝。

【李豐楙教授】 對於池澤教授的論文，我認為池澤教授所使用的大陸官方出版的書，是受到共產主義政策影響的理想主義，並非真正民間實踐的一種方式。大陸人常說「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」，即便政府提倡的是理想主義的優生學的死亡方式，民間所採取的死亡方式，則是傳統包括儒、佛、道教相關非無神論的方式，顯然反映其民間實踐的現象。在文革之後，中國也開始有殯葬相關的規定與措施，但在政府的規定與民間的實踐上是有差距的。觀察中國大陸目前所實行的優生學或殯葬措施，是正在進行的過程，而非完成的狀態。其中較有趣的問題是，在不斷改變的過程中，對於共產主義及無神論的堅持能夠到何時？而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政策公佈後，會產生何種變化也非常值得注目。因此在中國大陸，出版的書物與實際實踐之間可能是有差距的。

【池澤優教授】 確實誠如所指，就我個人的看法，雖然目前發展及實際情況的分析也很重要，但我所關心的是所謂生命倫理學者的看法，因此我採用了這樣的論文。而我在論文中提到轟精保教授的書，也並非是完全受到政府政策影響的產物。

【問題】 我想請問竹內教授關於日本人生死觀的問題。教授的論文基本上從非常現實的觀點來探討日本人的生死觀，我想了解的是，文章中提到與伊斯蘭教的比較，日本人對死亡的態度是一種自我完成，我們面對死亡通常有兩種，一種是自己的死亡，一種是他人的死亡，而教授論文所提，自己的死亡其實是最基本的問題。由死亡的經驗來說，我們不會對自己的死亡哀傷，而是對他人的死亡感到哀傷，這種哀傷常常是經驗的累積，也是一種自我意識的喚醒。我認為也與宗教有關，雖然文章中並未提到。我認為至少是一種覺醒、覺悟，藉以肯定、確認是活著的事實。中國人說「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，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」，對於日本人赴湯蹈火、捨身取義，將死認為是一種覺醒、肯定現在，將死亡看成的美好的這種精神，其原因究竟為何？

【竹內整一教授】 死亡又分為三類，即「第一人稱的死亡」、「第二人稱的死亡」、「第三人稱的死亡」，也就是「自己本身的死亡」、「自己最愛的人死亡」以及「一般的他或她的死亡」。我在論文中的確較偏向論述自己的死亡，但所謂第一人稱的死亡，還包含了第二、第三人稱的死亡，例如自己所愛的人之死亡，在日語中會說「被他人死亡」，也就是說因對方的死亡，自己也受到影響，不管是第幾人稱的死亡，也都包含著其他人稱在內。另外論文中談到悲傷，並非僅指自己死亡的自我悲傷，也包含著他者的喪失，也就是說，自己的死亡會讓活著的人感到悲傷，這樣的情感聯繫。日本研究本居宣長的學者小林秀雄，曾寫著本居宣長說過一句有意義的話：「人不可能不因人而悲傷，一個人的死不能讓人感到悲傷，就不能稱為是死。」日語中「悲傷」一詞，帶著無可奈何的心情，而這種悲傷是會關係到他人，也牽涉到與他人之間的倫理關係，這種情況可以讓我們體認到世界的美，進而透過悲傷與神佛之互相聯繫，這是日本人的思維。另外，對日本人來說，悲傷是一種心痛，而這種心痛是由於對他

人感到憐憫。進一步的說，就是藉由憐憫他人，而將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連結變得更為寬廣，所謂悲傷不可能只存在一個人的內心，勢必定會影響到他人。